扔几个片段车

woc这么搞侯局太吃鸡了

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剧情，为什么要在乎逻辑呢？搞侯局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吗？

侯亮平被绑在月牙湖美食城最边际的房间里，缠绕绑定着他四肢的铁皮座椅又恰好放在这个房间最腌臢的角落，性的腥臭味混杂着残留的恐惧，熏得侯亮平昏昏作呕。炽热的欲望从他的小腹窜烧开来，连带着麻绳都成了助燃物，裹挟着难捱的天生欲望燃尽了侯亮平的理智，堪堪留下那么一线生天。

高小琴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奸污的。

侯亮平这时候却把这件事记得清楚，那时候的弱者、妥协者此时却成了伫立在狭小门廊里冲自己语笑晏晏的施害者，他几乎能听见当时脆弱无助的高小琴的呜咽和哀求，转了几个轮回却成了鞋跟敲打地面的哒哒声，还有乘胜追击的洋洋自得。

“侯局长，”高小琴冰冷的手捏起他的下巴，爱怜地抚过脸颊，“我很同情你。”

“……放……”侯亮平是个非常倔强的人，他亦同样相信着人性最后的温暖和良善之心，由此即使此时欲火已经烧干了他的喉咙，即使高小琴的指尖不带一点怜悯，他仍是愿意相信这个来自渔家的女人，至少她还能揣着一颗同理心。

“可我不能放你走，”她侧过身子，让身后的祁同伟走近几步，“让侯局长在床上哭起来是什么样子，我很感兴趣。”

侯亮平细得不成比例的脚踝被紧紧扣在椅子腿上，粗糙的麻绳在皮肤上留下了粗粝的痕迹，他小腿紧绷，纤长又富有弹性的肌肉贴合着漆皮，粗糙的铁屑陷进膝盖窝里。情欲在他的血液里流淌得更快了，性器贲张，但他们心知肚明，祁同伟不会做到最后一步的，他甚至连用肌肤触碰侯亮平都不愿意做到。

侯亮平的嘴被布带封着，边缘由于唾液而濡湿成了深色，他没法将喉咙里近乎哀切的呼唤喊出，于是只能尽力睁了蒙水雾的眼去分辨面前这个面如沉水的男人，十几年的风霜扣在他脸上，连眼神都冷硬了。

但祁同伟的眼神落在侯亮平身上的一刻就变得柔软了，如同当年在讲选台上投掷鼓励目光的学生会长，他恍惚听见了侯亮平压低了声音的呼唤，带着点婉转的欲望和坦率的小心思——

“学长……”

陈海一冲进这间逼仄的矮房，一股浓郁得近乎令人沉醉的气味就摄住了他的口鼻，心头巨石擂擂。昏暗的房间里就只落了一束灯光，沙黄色的光线投掷在角落的侯亮平身上——汗湿的发和溅满了精液的小腹，还有顺着小腿滴滴答答往下流的白浊。陈海此时竟如此不合时宜地想起希腊的塑像来，他的爱人此刻如同一尊被混沌世人泼满了油彩的大理石雕塑，窃窃私语和恶意顺着他纯粹的肌肤往下流淌，向内核渗透，直到刺穿他的赤子之心。

他的心如此疼痛，以至于无法去触碰对方，他能看见侯亮平战栗的毛孔和殷红的眼圈，却连一个安抚的吻都嫌唐突。他屈下双膝跪倒在自己的爱人面前，额头触到对方发僵的膝盖，压抑住号哭和嘶吼，在热泪之中默默怀抱自己颤抖的爱情，同时为他披上外衣。